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红、光、亮——“文革”美术散谈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7-12

[作者] 刘骁纯

[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摘要] 王明贤、严善錞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翻着这本书，我又想起了文革结束后批判文革美术的术语——“高大全”、“红光亮”。“红光亮”三个字，从一方面看是对文革美术的批判，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文革美术的美学风格的概括；从一方面看是走火入魔、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真情实感、朴素无华、农民理想、小康趣味。当我说前一方面时，心目中会出现某一类作品；当我说后一方面时，脑海里又会浮现出另一类作品。

[关键词] “文革”美术;美学风格;中国现代美术史

王明贤、严善錞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翻着这本书，我又想起了文革结束后批判文革美术的术语——“高大全”、“红光亮”。“红光亮”三个字，从一方面看是对文革美术的批判，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文革美术的美学风格的概括；从一方面看是走火入魔、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真情实感、朴素无华、农民理想、小康趣味。当我说前一方面时，心目中会出现某一类作品；当我说后一方面时，脑海里又会浮现出另一类作品。该文主要谈后一类作品，比如高虹、彭彬、何孔德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王迎春、杨力舟的《向毛主席汇报》、《愚公移山》以及他们与苏光合作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周树桥的《春风杨柳》，张绍武的《广阔天地新苗壮》，梁岩的《入党申请》，潘嘉峻的《我是“海燕”》，尚丁的《连续作战》，陈衍宁的《渔港新医》和《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张自疑的《铜墙铁壁》，吴云华的《虎口夺铜》，汤小铭的《女委员》，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顾盼、潘涌海的《又是一个丰收年》，单联孝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唐大禧的《人民的苹果》，肖桂礼、张文瑞的《练》，杨孝丽、朱理存的《叔叔喝水》，吴健的《党课》，亢佐田的《红太阳光辉暖万代》，马振声、朱理存的《重上井冈山》，关山月的《俏不争春》，作为文革美术团体冠军的秦文美和陕西省美术创作组的《延安新春》、《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等一批作品，直到文革结束后彭彬、靳尚谊的《你办事，我放心》……这种画风并不始于文革，早在建国初期的1953年，视野开阔的董希文便敏感到了在政治化和大众化的夹缝中萌动着的时代画风，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一举将“红光亮”画风推到了极端，成为这种画风的经典代表。1965年底，文革山雨欲来，大型泥塑《收租院》晋京并轰动了全国，这件长卷式群塑的作者们真诚地向民间塑工拜师，用悦目光润的泥味表现了苦难悲愤的故事，从而成为这种塑风的经典代表。1962年，29岁的刘文西以水墨人物画《祖孙四代》一举成名，从此，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这种画风，创作了大批陕北农民形象，以及毛泽东与农民的合影，文革时期实力雄厚的秦晋美术军团的骨干力量实际上都是刘文西的门徒。刘文西可以说是这种画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在文革前，这种画风的典型作品还可以举出孙滋溪的《天安门前》，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温葆的《四个姑娘》，金梅生的《祖国万岁》等。可以说，这种风格在文革前已经基本形成，但那时它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多种风格中的一种，文革时期，这种风格则如洪水泛滥一样成为主潮。这种风格，与古今中外一切关注社会、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艺术都不同，以通俗、光润、悦目的喜庆感、幸福感、阳光感和农民式的小康理想构成了鲜明的特色。它的政治化没有阎立本的谦恭倾向，它的通俗化没有郎世宁的媚俗色彩，它的理想化没有佛教美术的转世寄托，它的幸福感没有罗可可的享乐旨趣，它的阳光感没有印象主义的沙龙意味，它的乡土味没有米勒的沉重负担。这种通过大集体的创造而形成的集体独特性，甚至比极力强调独特性的“新潮美术”中的绝大多数探索更为鲜明，这倒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事实上，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百余年来可以说是充满了忧患与追求、彷徨与呐喊、痛苦与挣扎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不是消失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歌舞升平掩盖了。但在当时，全国上下多数人却真实而又真诚地感受到了阳光感和幸福感，对此感受最为强烈的是绝大多数农民。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自古以来的大团圆式的小康理想、未来大同世界的通俗幻象等等撞合在一起，使这种阳光感和幸福感倍加热烈，它首先浓重地反映在与农民关系最直接的美术形式——新年画

中，继而是年画趣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向艺术家们的专业创作中渗透。于是，一种通俗的、粉红色的、雅年画趣味的现实主义逐渐形成。既要让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领导满意，又要让广大工农兵满意的艺术家们，在诚心实意地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农民感情和趣味的感化，他们不仅直接创作新年画，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将年画风带入了高层美术创作。其中，新工笔年画向中国画领域的播散力更强些，月份牌年画则对油画创作产生了更大的播散力。文革中，借助批黑画的反作用力和变了形的集体热情，红光亮趣味被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红光亮还被一大批作品推入了矫饰煽情、夸张虚妄、走火入魔、痴癫狂热、无趣无味的极端。红光亮的风势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以后，直到“知青”画家批判现实主义画风大规模崛起，才真正宣告了这种画风的历史性终结。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